

外公家的那辆“小电驴”

□任佩飞



我家楼下的车棚里，总停着一辆褪色的灰黑色电动车。车座边缘有些磨损，车筐上还缠着几圈旧胶带。可就是这辆在外人看来破旧的“小电驴”，载着我女儿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到如今长大的小少年，也载着外公沉甸甸的爱，在岁月里留下了一串又一串温暖的印记。

女儿第一次对这辆车有记忆，是幼儿园托班的某个清晨。那天我要赶早班，天还没亮透就匆匆出门，女儿扒着门框哭着要妈妈，是外公弯腰把她抱起来，用胡茬轻轻蹭了蹭女儿的脸颊：“走，囡囡，外公的车车比妈妈的车车快，保证不迟到。”他把女儿放进铺着厚厚棉垫的车座里，座垫上还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车子启动时轻轻晃了一下，女儿紧紧抓着车筐边缘，看着外公宽厚的背影挡住了迎面而来的风，心里的委屈竟慢慢散了。从那以后，那辆电动车就成了女儿上下学的“专属座驾”。

春天的时候，车筐里总藏着惊喜。有时是外公在路边摘的几朵小野花，用细绳子绑成一小束，插在车筐的缝隙里，一路都飘着淡淡的香；有时是从商店买的小饼干，装在小塑料袋里，他怕女儿馋，会叮嘱女儿“先忍忍，到了学校再吃”，可总会偷偷塞给女儿一块小饼干。风拂过脸颊，带着花草的气息，外公的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女儿趴在车座沿上，数着路边的小花小树，觉得那样的时光慢得像一首温柔的歌。

夏天的午后最是炎热，外公总会提前十几分钟下楼，把电动车停在树荫下。等女儿放学跑过去，他已经把车座擦得干干净净，还从布袋里掏出一瓶冰镇饮料。“快喝，解解暑。”他一边说，一边把粉色的安全帽戴在女儿头上，自己却戴着那顶旧旧的，任由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车子行驶在柏油路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晃得人睁不开眼，可外公的后背像一堵坚实的墙，替女儿挡住了毒辣的太阳，只留下阵阵凉风。有一次女儿问外公：“外公，你热不热呀？”他笑着说：“外公是男子汉，不怕热。”后来女儿才知道，他的后背早就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

秋天的傍晚，夕阳把天空染

成了橘红色。外公会把车骑得慢一些，让女儿看路边的落叶。金黄的银杏叶打着旋儿飘下来，铺在地上像一层厚厚的地毯。他会停下来，捡起一片形状好看的叶子，递给女儿说：“囡囡，把这个夹在课本里，做书签。”女儿接过叶子，看着外公的眼睛里映着夕阳的光，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眼神。有时我加班，外公就骑着电动车带女儿去菜场，车筐里装着给我们买的蔬菜和水果，回家的路上，他会哼着不成调的老歌，女儿轻轻地和，电动车上一路欢声笑语。

冬天最是难熬，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外公早就把电动车的车把和车座都裹上了厚厚的棉套，还特意给女儿准备了一件大大的羽绒服，把女儿裹得像个小粽子。他自己却只穿了一件旧棉袄，手套也是洗得发白的毛线手套。车子启动后，他会把身体往前倾一些，尽量把女儿护在身后。女儿把脸贴在外公的后背上，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温度，也能听到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有一次下大雨，路面很滑，电动车不小心打滑了一下，外公下意识地用脚撑住地面，把车稳住，然后第一时间回头问女儿：“囡囡，没事吧？有没有摔着？”女儿摇摇头，看着外公冻得通红的手和脸，心里酸酸的，紧紧抱住了他的腰。

如今女儿六年级了，外公整整接送了女儿10年。从小小个长大成小姑娘了。我望着外公的笑脸，突然明白，这几年电动车换过几辆，但每一辆都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承载着外公对女儿满满的爱，也承载着女儿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它见证了外公的付出，也见证了女儿的成长。我总对女儿说，外公为这个家分担了很多，尤其是在女儿小的时候，帮我照顾女儿，让我能安心工作。而我知道，外公的爱，都藏在那辆电动车的每一次启动、每一次停靠、每一次叮铃铃的打铃声里。

现在，每当我路过车棚，看到那辆灰黑色的电动车，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无论时光过去多久，外公的爱，永远都会像那辆电动车一样，稳稳地载着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温暖前行。

瓜地里的瓜

□木兰花

父亲从地头捧回两个西瓜，小小的瓜身，实在是不起眼。微微变形的瓜皮上还粘着些许泥土，枯萎的瓜蒂耷拉着，淡白的绿色瓜纹若隐若现。这般模样，与我想象中的堪称黑皮红瓤的巨型西瓜完全是货不对板。

父亲喃喃地说道：“这是今年最后几个西瓜了。”说话间，他切开西瓜，露出八分熟的粉瓤。我不由得想起上周的几个西瓜，淡红的瓜瓤里嵌着几粒白籽，原来都摘早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藤都枯了，不摘也不行。”父亲的眼里藏着一种难言的失落和遗憾，仿佛为他没能种出像样的西瓜而自责。

每年父亲总是腾出一小块菜地来种西瓜。往年种的西瓜，虽没法和种瓜大户比，却也是有模有样的。哪一节瓜藤的花可以保留，哪一株藤蔓需要整枝打杈，什么时候需要追肥，用他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渐渐地也摸着了点门道。

每一年的西瓜，在父亲的用心呵护下仿佛像得了令，加之雨水滋润，阳光充沛，西瓜藤蔓长势喜人，日复一日绵延出一片旺盛之态，花蕾数不胜数，一个个毛茸茸的小瓜在绿意葱茏的瓜叶间悄然而生。父亲在每株西瓜藤上只留一个瓜，不出几日，西瓜竟也有碗口大小了。日复一日，瓜形愈发膨大，叶脉葱茏，整一片瓜地郁郁葱葱之景，真是惹人欢喜。

那些年熟透了的西瓜，硕大壮实，而眼前这个小个模样的西瓜却其貌不扬。凹凸不平的纹路和被虫子咬噬过的斑痕清晰可见，还有几处磕碰的伤痕，这多少让人有点心疼。

想到一个西瓜的前生今世，也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它们从一颗颗安眠于父亲温暖的贴身衣服的小小种子，在寄予了无限期待仍毫无动静，待放弃之时竟张开了萌动的小嘴。以父亲多年的经验，催芽便是成功了。

父亲将育好的秧苗在恰好之时加以栽种、加肥。

当西瓜藤蔓渐长，父亲决定去砍一些芦秆给西瓜搭架子。父亲的双腿稳稳地踩在杂草丛生的水塘边，左手一把握住芦秆的根部，右手的镰刀斜斜地贴向地面，一丛丛的秆子应声而断。每一次的拿起与放下，芦秆那锋利的锯齿状叶片划在父亲的脸上、手臂上，生疼生疼。父亲始终弯腰曲背，一把把芦秆被他结实地捆了又捆，紧了又紧，这芦秆直立且粗壮，其秆子的分量远超想象。

父亲喘着粗气，踉踉跄跄地将其挑回来，解开一小捆一小捆的芦秆，整齐地铺在事先搭好的架子上，那是一块生地，边上是一片乱石堆积的斜坡。那西瓜藤仿佛一下子就有了依靠，我想象着，它们在未来的几日里定是满心欢喜地缠绕其间，那娇嫩的卷须不断地攀爬，编织出甜蜜的花海。

然而，今年的西瓜可谓生不逢时，瓜苗移栽后的一个多月，正赶上梅雨季，瓜地里的西瓜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狂风骤雨，本就不多的花蕾几乎全被打落，烂在泥里。

盛夏之时，西瓜需要更多的养分，可是雨水稀少，土地干裂，原本青翠的藤蔓也因此渐渐失去了水分，皱巴巴的叶子一片片焦黄，直至干瘪。烈日下的西瓜经不住暴晒，父亲在仅有的几个西瓜上铺上一层层青草，给西瓜在炎炎炙热的高温下些许清凉。

这片西瓜地虽然经父亲悉心管理，可是经一个长夏灼热日光的炙烤，藤蔓早已没有了生机，软塌塌地蜷缩着，原本就瘦小的西瓜也无力地瘫在发烫的土地上，那味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纵然如此，父亲依然用汗水和心血助力着每一棵幼苗向着泥土的深处不断扎下希望的根系，直到西瓜藤枯萎的那一刻。因为他深知，西瓜是我们夏日里的一份念想。

